

庸  
盦  
文  
編

蘇子  
佛窗

PDG

庸庵文編卷三

無錫薛福成叔耘

李氏藏書目錄序己巳

有書數萬卷上自經史百子旁逮星算方輿藝術之流金石之刻  
崖略彌完潔緻精良可披可哦斯夕自怡此篤志之士所斲也然  
非有力而博好積之以歲月之劬則往往不能以驟致即致矣或  
侵於事或無過人之才與識則亦不能卒讀讀之而不能施於用  
也夫書之為用博矣彼不善讀之則高者迂而寡要晦者繁而鮮  
通其道無當實用而世乃以概讀書之士用相訾謗雖然豈果讀  
書之足病邪今夫用兵事之至險難者也往者粵寇橫起如潯湧  
焱然而莫之禦矣有一二洽聞博通忠果之大儒奮跡崛興而為  
之倡其下諸儒生附而從之然後勇者宣其力幹者盡其能藝者  
陳其巧而大難以夷以微非常之業今儒生莫屬此亦足以間執  
羣議而壯讀書之士之氣也善讀書者上之則以懦濟聖蘊幹旋

世運其次則講明修政立教之術達夫一郡一邑之利病而興革  
之其餘業則亦發為辭章疏為議論攷證以貺來世其用之博謐  
不同其各本所心得以為用則一也孝感李君官畿輔久富藏書  
精善逾常本出示書目兩冊屬序其簡端余惟君以通敏之才歷  
宰十數縣固周知民隱而裕於識矣今去州縣之劇需此郡守郡  
守官尊而事差簡不至糜其日力而君又挾其過人之才識未嘗  
一日去書不觀則吾不能測其所得也較聞燕趙間古多豪傑今  
相國曾公總制畿輔實設禮賢館延州郡士而用君董其成夫以  
君所蓄日與士大夫稽經諏史搜其髦傑而登進之以稱相國扶  
才刷俗之雅意吾見北方之學術駸駸乎趨於闇實而未艾也則  
君之所施於物者其又可量也夫

曾文正公奏疏序

癸酉

同治壬申之冬常熟張瑛鑄曾文正公文鈔竟將續鐫其奏疏就謀於福成憶往歲從文正公遊獲徧觀其前後奏疏橐又見公所自甄錄存三之一猶及五百篇福成戎幕多暇亦以意選鈔成帙與公所自錄不無一二異同然大端歧者寡矣公自壬戌以前轉戰無定居其疏橐間有闕佚又有密薦大臣籌議邊計當時或未留草亦已不可盡睹今穀篋中所藏裒其尤精者得二百篇付諸剞劂以饒繼學之士之慕云蓋自公始進於

朝即侃侃言天下事如議大禮議軍政議所以獎植人才皆關經世之務甚鉅厥後出膺重寄於天下大事益無所不陳然公生平治軍最久故疏中言軍事亦最多每建一策議一制必綜貫其本末利病而徐規其遠者大者其發為文章精純簡暢窮盡事理朝廷於公言無所不從及行之而效或立睹或遲之益遠卒皆如公言方道光咸豐之際海內承平久中外臣僚狃於無事拘守文

法委蛇覩骲流風相師一旦狂寇晚隙思逞莫之能制居高位臨事而顛仆者肩相望也公適以卿貳奉諱家居受

命而出號召鄉兵剗除成格自創營制引孤軍搏賊當是時賊勢如潰堤之河如燎原之火舉世方束手相嚮而公奮然踔越里閭攜持其間衆駁朋疑甚撓笑侮子立寡助進退交困公前後持一節不少挫含誦忍尤屢踣愈騫從容規恢大者厥武自一時將相文武名賢以達一藝一能罔不陶鑄拔擢綦布宙合以熙中興巍巍之業昔曾子論士之任重道遠必取宏毅若公之積一誠以扶世變所就至重且遠可謂宏毅之極者耶福成既編次公疏復揭其大旨如此亦以明士或遭值時變惟秉道不惑以赴重遠之途事雖艱必可為寇雖勁必可夷後之志乎天下事者幸勿震於其聲而自恆也

五省溝洫圖說序

五省溝洫圖說歸安沈先生夢蘭所著也先生於乾隆嘉慶間客遊畿輔嘗推周禮溝洫之制以謂治河良法用之西北五省為尤宜其說頗晰而精書舊有板毀於寇今僅存一帙一時鉅公見而題之余昔往來南北恆怪冀雍青豫古稱沃野而今地理不古若揚州田居下下而財賦為天下最豈地氣衰旺有時而變與及究古今治地之不同乃知地利之闢與否必隨人力為轉移也自先王立井田之法封建侯國募布中原諸侯各世其土子其民凡朝貢賓祭會盟征伐一切取給國中則治地不得不盡力君民相勸殫精竭能勤於經畫累世益繕積數千年不變然後地無遺利人無遺力洎乎兩漢循吏効績亦多在江淮以北視為膏腴腹地每繹漢書地理志有今併為一郡而在漢為數郡者而漢一郡之財賦復數倍於今郡焉若夫漢之會稽一郡跨今江蘇閩浙二十餘郡之地而漢不以要郡視之其時地利未盡闢也魏晉以降北方

多難古明君賢相經營之蹟湮滅不復存而東南田益闢其民所以治田之法亦較西北獨勤北方之農則稍惰不事事置水利不講亦已積千餘年故地利不逮東南遠甚夫古今地豈異哉蓋人力所轉移有由然也往者元虞伯生氏明徐昌國氏及我

朝怡賢親王皆嘗精思北方水利慨然欲起而大治之然或議沮不行或興修于一時而旋輒于久遠余嘗深惟其故而惜之蓋西北諸水挾沙以行雖有溝洫而每歲所需濬治之力固宜數倍東南其民狃於積習謂人力概無所施於是乎情致貧以貧滋清其田益不治而良法終以是廢今先生之說曰西北橫流洶涌而衝決為患其退也則河泥滯澱而淤塞為患作為溝洫以治之使縱橫相承淺深相受伏秋水漲則以疏洩為灌輸此善用其決也春夏水消則以挑濬為糞治此善用其淤也鳥庠可謂要言不煩矣余謂任斯事者宜多得賢能有司因地之宜以時董勸積勤化惰汰以歲月俾民富已然之利而知用力之效則相率競奮雖復古

饒沃之迹不難即河患亦不必防而可弭先生之成書也逾六十七年而近世能行之者蓋尅歲甲戌江蘇廉使應公既得圖說亟付書局將桑行之先屬序其摘要他日庶有推本成說變通盡利以足美曩哲者半是則西北生民之慶也夫



李弟遺集序壬午

余少與李懷以問學相切劘李懷好考古文辭潭思不職余嘗以時變方殷士無論遇不遇當斬以有用之學表見於時胡為矻矻於文藝之末李懷曰不然天文之至者通乎道古文於文體最古且自古夷蕪澤世之偉人無文不行如賈誼之疏董仲舒之諸葛武侯出師表陸宣公奉天改元大赦制其所以斡旋世運發動倫類者獨非文章之力邪而賤之也余乃稍稍致力古文辭李懷亦漸講經世學凡余所觀之書無不觀其後余佐曾文正公幕府攜李懷同往聞公論文之旨以謂聖門四教冠以文文者道德之鑰而經濟之輿也故其尚論古今與求賢之法一以文為之的而幕府之得人獨盛凡魁閣環偉能文之士輒湊並進余與李懷頗得廣所未聞講明涂徑而為之益勤李懷旋往山東從今尚書前山東巡撫朝邑閻公遊飲聞東陽宰物切實之論復參今尚書平遠丁公幕事丁公巡撫山東總督四川倚李懷如左右用手其策輒

效李懷閔事久識益精文亦日益進顧其神蘊超邁不多為文偶有撰述必與余互眎數千里外余每歎其高夐幽澹吹寥之境非可強幾也然至掎摭利病攷覈古義苟有所疑隻字片語必憚勿貸李懷之於余文也亦然余與李懷有聞輒改雖四五易橐不厭也歲辛巳秋七月余在天津忽聞李懷垂耗驚動不可為懷亟貽書諸弟哀集李懷遺橐僅得古文三十八首釐為兩卷古今體詩一卷悲夫士固有負絕人之資或困於無師友與時地之憑依不獲昌其學而竟其施若數者既兼之矣上之宜可奮迹天衢澤被屹庶次之亦當據所心得著書成家垂之無窮吁嗟吾弟其才未及大用其所蘊之發於文者百不逮一而天驟奪之年施於時者未遐即傳於後者亦尚未可知此余所以不能無疑於天道而益憂吾道之孤不僅骨肉之私悲也今付之剞劂持序其大指如此芒乎芴乎四顧寂寥安得復起吾弟一與論文乎嗚呼追思疇昔風雨一燈檠舉棋唱之樂何可得也

籌洋芻議序乙酉

光緒五年日本兵船入琉球以其王歸遂滅琉球是時日本勢益張而西洋德意志諸國方議脩約事議久不協俄羅斯踞我伊犁索重賂議者尤洶洶余愚以謂應之得其道敵雖強不足慮不得其道則無事而有事後患且不可言竊不自揆網羅見聞鄙陋筆之於書凡得籌洋芻議十四篇既屬蒙以呈伯相北洋大臣合肥李公公大憲之為達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備採擇歲辛巳余友遵義黎廣昌純生以出使西班牙參贊超授出使日本大臣至自西洋攜一冊時余且曰曩過倫敦使館見曾侯案上有是書諷玩數周心益異之手寫一通請曾侯用泰西轄印法印得數十冊稍貽同志今且盡矣而索者未已也盍速付諸剞劂余謂此特一時私論大端所宜發揮者十未得一二遑敢張之以速戾邪今距與純無相晤時又四年矣事變愈繁時艱未艾余所欲言者滋益多官事牽擾卒卒寃暇不知何日能齋此志而二三友朋時來借

鈔不輟或勸暫鑄之稍免傳鈔之訛舛余乃并識純無語於簡端  
儻異日閱歷益進或所見更有異同豈特借為自鏡之資亦以顯  
天下之理之日出不窮焉爾時十有一年冬十一月無錫薛福成  
自序於甯紹台道官廨

浙東籌防錄序 丁亥

光緒十年法蘭西攻越南克之與我廣西防邊諸軍遇倉卒受創  
憚然不靖遣其百酋作言恫喝要求無藝不應則以兵船連至海  
上驚恐吏民鯨咷豨突不戢益張於是

詔下瀕海諸行省戒嚴而福成適奉分巡浙東之

命巡道職雖主察吏然備兵防海實其專責又監督兩海關為巨  
餉所自出凡與遠人交接事剛柔緩急稍失其宜往往納侮而為  
他日患竊用此為兢兢既受事寇警益迫籌防益棘撫院廬江劉  
公不以福成不敏檄令綜理營務盡護諸軍當是時浙江提督祁  
陽歐陽公駐鎮海之金雞山以本標練兵千暨楚勇二千五百人  
防南岸統領撫標親兵記名提督壽州楊公岐珍駐招寶山以淮  
勇二千五百人防北岸統領撫標小隊記名總兵壽州錢公玉興  
以衢標處標練兵千暨淮勇二千五百人分扼甯波至梅墟及育  
王嶺牆下潭等隘并備有事時策應南北岸兩路又有戚遠靖遠

鎮遠三礮臺礮兵以守備吳庶領之元凱超武兩輪船在海口而  
紅單師船五六往來不常兩統領之軍及礮臺兵輪仍總統於提  
督而皆遙受節度於中丞中丞傳宣號令籌議大計悉下營務處  
凡進守機宜無鉅細一埠遺之其佐理營務處者則有知甯波府  
上元宗君源瀚治行焯著識略頗閱試用同知太平杜君冠英抗  
談經濟多得要領二君皆銳敏喜任事每有所建白未嘗不中吾  
志也既倚之如左右手矣歐陽公練戎機有雅量二統領亦精心  
兵事奮欲有所樹立皆與福成交久契合無間言福成時與商榷  
必盡心乃止未嘗有不同之見顧中丞既不駐甯波將吏不堪相  
統攝巡道位稍下權力輕所與共事者皆等夷若稍顯己自用則  
必有所齟齬而志不一志不壹則勢不完而防不密竊嘗自念所  
居之地尤以聯上下化異同為職吾職稍有不舉輒凜凜然懼之  
故凡進言於中丞者懼將吏之隱情有不上達也懼中丞之德之  
威有未下究也凡調和於將帥之間者懼有叮咹而意計相歧也

懼吾積誠之未至也懼吾謀雖忠議雖密或稍矜意氣致聽者不能虛受也凡鼓舞羣才而為吾輔者未事則懼不盡所長既事則懼不彰其績而當夫策力並進未有折衷又懼不能砥礪損益歸於至當也慎此數者識之不忘幸而文武一心上下輯睦奮其智能各事其事綱繆寒暑不恤不惰於是因形勢設鉅防定民心蒐軍實用與國伐敵謀清間諜杜嚮導申紀律明賞罰勵客將布利器備禦稍嚴寇氣已逼恃其慄銳突進無前我艦我臺縱礮拒之毀壞敵船偃旗轉輪僅能出險再進再郤折北夷傷悍首嘕嗜既惶且驚毒技險謀鬱不得深屢試桀黠魚雷舢板乘宵入襲以遺我禽彼乃久居狂風怒濤顛頓振撼之中飽嘗潮汐與我相持四五十日欲蹈瑕伺間以圖一逞卒不可得迨和議成復逗遛三閱月乃退去是役也法水師將孤拔來中國海軍未成以鐵木戰艦十餘縱橫南洋斷我海疆其別將統陸師由越南進窺廣西邊境中國將吏分道禦之馬江之戰以不設備而大敗然法用詭道取勝諸國

咸羞稱之臺北之戰迭勝迭敗以法人全力所注受圍最久戰守亦最苦鎮南關之戰先大敗後大勝窮追出關遂復諒山非此一戰法尚未肯就款也惟廣東以重臣宿將絡繹布置先聲所震敵氣自懼遂不敢犯鎮海一口本非敵所必犯以追南洋援臺兵輪船至此又因浙防聲勢弱有輕我心我乃出其不意遂摧兜敵彼既敗之後復稍務持重不敢浪戰故法船在浙洋四月有餘而民不受兵其完固清謐之效殆與廣東相並云茲輯當時文牘書檄電報稍有關繫者釐為四卷時時取以自鏡並付剞劂以質當世達時務者夫武備日新事變無窮此詹詹者本不足道然存其梗概用為防海之嚆矢焉亦以鳴安不忘危之意云爾時十有三年歲次丁亥秋七月無錫薛福成自序於分巡甯紹台道衙齋